

第六章 合浦出土的金银、宝玉石串饰与微雕

一、概 说

历年的考古发掘中，合浦汉墓中所见的各类串饰最吸引研究者的眼球，一方面其出土数量较其他汉代沿海贸易港口地区为多；另一方面其质地和种类也几乎涵盖了汉帝国及其周边文化圈出土的各类串饰。根据该地域墓葬相对年代分期的结果，确凿串饰的出土位置、墓葬单元反映串饰的起止时间跨度横贯两汉，现已成为共识；甚至上限与下限可能还会因新的考古成果而再有所延伸。无论如何，通过串饰贸易和制作可确凿地证明以现代合浦地区为核心的中国南部郡区，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港口，亦是世界东西方贸易海上交流的核心节点之一。

（一）由考古构建的时空跨度

考古发现串饰的墓葬在合浦地区主要集中在两汉，目前墓葬发掘总数已经超过 1200 座，这对于地处汉帝国南部边陲的郡区而言，无疑是高度集中的区域。从墓葬数量和墓室营造规模来看，两汉合浦地区的人口密度、经济实力稳定地处于南海四郡的前茅。合浦目前发现两座汉城址^[1]；大浪城位于南流江上游，时代是秦汉之交至西汉中期^[2]；在大浪城下游有一处更大的城址——草鞋村汉城，时代从西汉晚期延续至三国，应是上游大浪城废弃后新筑的合浦郡郡治^[3]。

该地区汉墓主要分布于南流江下游、更靠近北部湾的草鞋村汉城遗址，墓群大致分布如下：城东北部的堂排墓群、铜鼓岭墓群、脯鱼岭墓群、冲口墓群、金鸡岭墓群等，北部的大沙洲墓群；城东南部由近及远的凤门岭墓群、望牛岭墓群、北插江盐堆墓群、黄泥岗墓群、红岭头墓群、寮尾墓群、九只岭墓群等；城南部的凸鬼岭墓群和文昌塔墓群。

墓葬多数在城东部高地上，分布面积约 68 km²。按照 1996 年调查统计的数据，现存封土堆 1056 座，调查者估计地下墓葬埋藏量会达到近万座。以汉墓为主，其中应有少量属于三国两晋至南朝时期。合浦两汉墓葬时代发掘者分为以下四期：

第一期为西汉中期，年代上限为汉武帝，下限在元帝末、成帝初之际。

第二期为西汉晚期，年代上限紧接西汉中期，下限在东汉早期。

第三期为东汉早期，年代下限在章帝的建初年间。

第四期为东汉晚期，年代从章帝到东汉末年。^[4]

（二）串饰与微雕的出土概况

公元前 214 年，在秦帝国“南征百越之君”^[5]攻取岭南之地后，设置桂林、象、南海诸郡，将中原文化波及至此。从秦都咸阳辐射四方的驰道也建设至此，连接珠江流域和湘

江流域的灵渠使帝国的西南部至中原有了便捷的水运；远征军在构建永久城防设施的同时，使来自中原的士兵成为常驻南部的居民。至南越国及汉代，中原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特别是汉武帝平定南越后，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立合浦郡，使之处于帝国行政的有效管理下，生活风俗受帝国腹地影响愈加地显而易见，这也完完全全反映在合浦发现的这千余座汉代墓葬当中。

器具的使用，从某个侧面展现了时下的风俗状况，而其使用方式的研究则离不开其使用状态的分析。在秦汉时期，视死如生的观念广泛地分布并影响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因而，当把视角聚焦在合浦地区来看，串饰出土的数量、使用的材质、放置于墓葬当中的情况等，不仅是研究串饰本身的基础信息，而且是分析该地域串饰风俗的基本材料，如此方能连起合浦珠饰在世界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路线，重建合浦在海路贸易上的地位。

战国晚期中原文化对广西地区的渗透，表现在少量具有越文化^[6]、楚文化^[7]因素墓葬的零星发现。不过在这些遗存中，目前尚未发现过珠饰与微雕^[8]。而在中国南部被纳入秦帝国版图之后，尤其在相当于南越国早期出现大型的具有典型汉地葬俗的木椁墓中，这些异域风格的半宝石珠饰才陆续出现。相对较早一批出土珠饰的墓葬，如著名的广西贵港罗泊湾两座夫妇异穴的大墓，其中男性墓主M1出土琉璃瑯、玻璃珠各1件，另有球形琥珀珠2件。^[9]这些与同时期广州西汉前期墓葬中所见均基本一致。^[10]又如南越王墓中，镶蓝色玻璃带头、玻璃小串珠改用于“贝带”装饰点缀（图6-1）。^[11,12]由此，诸如小件玻璃串珠的引进使用，可视为早期南海贸易的间接获取品。



图 6-1 南越王墓出土的镶蓝色玻璃带头

进入西汉中期后，汉帝国的南部海上贸易开始频繁起来，贸易和文化交流兴起的直接代表——串饰，也直观地反映在合浦郡（今合浦）、南海郡（今广州）治周边的墓葬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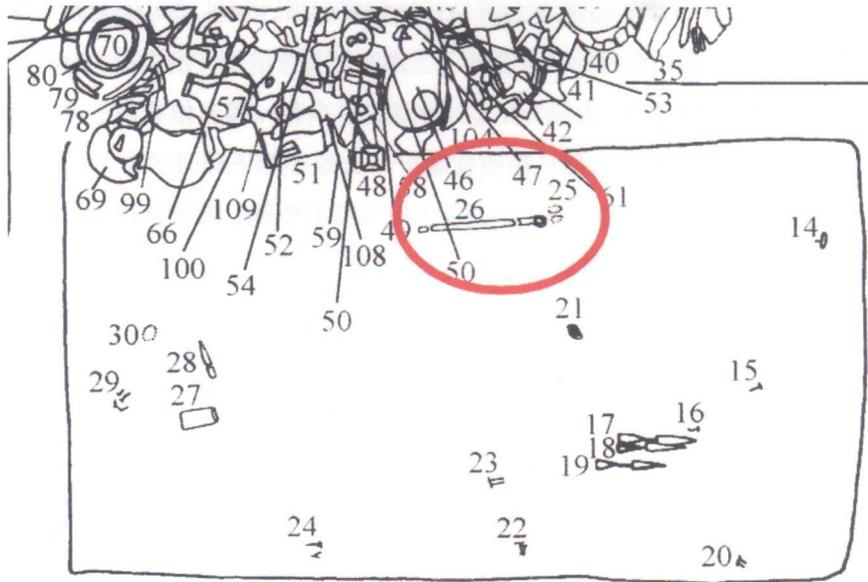
如合浦地区属于西汉中期的风门岭 M27，为偏大型竖穴木椁墓，一棺一椁，棺室偏于椁的西北一侧；由于人骨及木质葬具腐朽严重，只能从棺室文物分布大致推测下葬时的布置场景：棺头立两戟、并置璧（可知墓主头部向墓道一侧），墓主头部放置有铜镜，颈项部位发现石髓狮子（图 6-2）、玉管各 1 件，腰部有 1 件铜带钩。该墓的石髓狮子和玉管从位置推测应该是墓主的项饰无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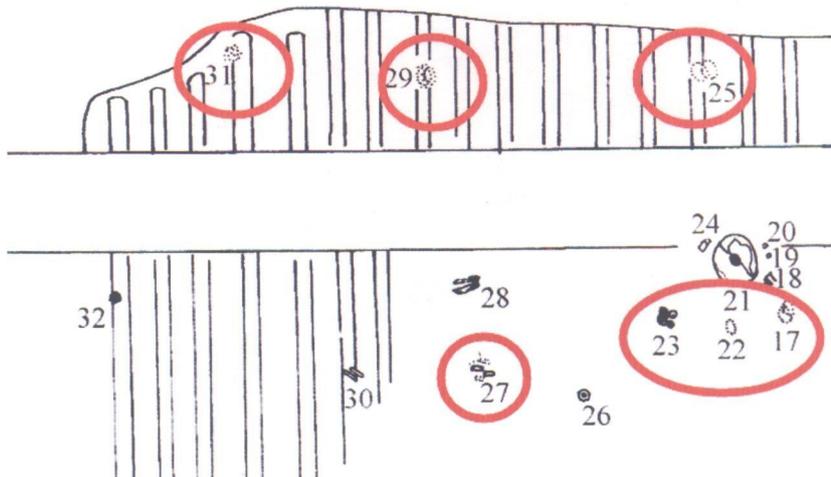
图 6-2 合浦风门岭 M27 出土的肉红石髓狮子微雕

西汉晚期，金质与宝玉串饰和微雕渐而增多，在合浦周边汉墓群中频繁出土。墓葬形式以大中型土坑竖穴木椁墓为主，串饰多见于最贴近墓主的棺内。如之前的西汉中期只零星见于的颈项部位，显得十分稀有珍贵；后期更多的以串联的形式铺陈在墓主的颈部和腕部，且数量剧增，颇为奢华。

例如，合浦风门岭 M23 是同坟异穴的偏大型竖穴土坑木椁夫妇墓葬，男性墓坑在女性的右手方，显得更尊贵。男性棺内置玛瑙挂饰、琉璃珠，玛瑙挂饰出土在铁销旁，推测为刀挂，琉璃串饰在脚端，可能是棺内的贮藏品（图 6-3:a）；女性棺附近放置若干串琉璃串珠，棺内头部漆盒内也有同样的贮藏品，上身头部有玛瑙串珠，两手出土玉管饰（图 6-3:b）。两墓反映出性别对于串饰有着完全不同的功用选择：男性偏于对刀剑类武器的装饰，女性则更侧重使用在首饰装点。



a. M23-1 男性



b. M23-2 女性

图 6-3 合浦风门岭 M23 出土串饰的平面分布

又如风门岭 M26 的年代较风门岭 M23 偏晚，但亦属于西汉晚期。棺室偏于椁室的一侧，棺头置饰是贴金的壁，这点与风门岭 M27 相同。棺内墓主头部朝向墓道，从颈部到指尖位置，依次发现各类质地的宝石及金银的组合串饰、玉管饰，按此是佩戴下葬的项饰和腕饰。在棺外发现两处琉璃珠和琉璃管的集中出土点，推测这些琉璃珠饰很可能是表示墓主财富的贮藏。^[13]（图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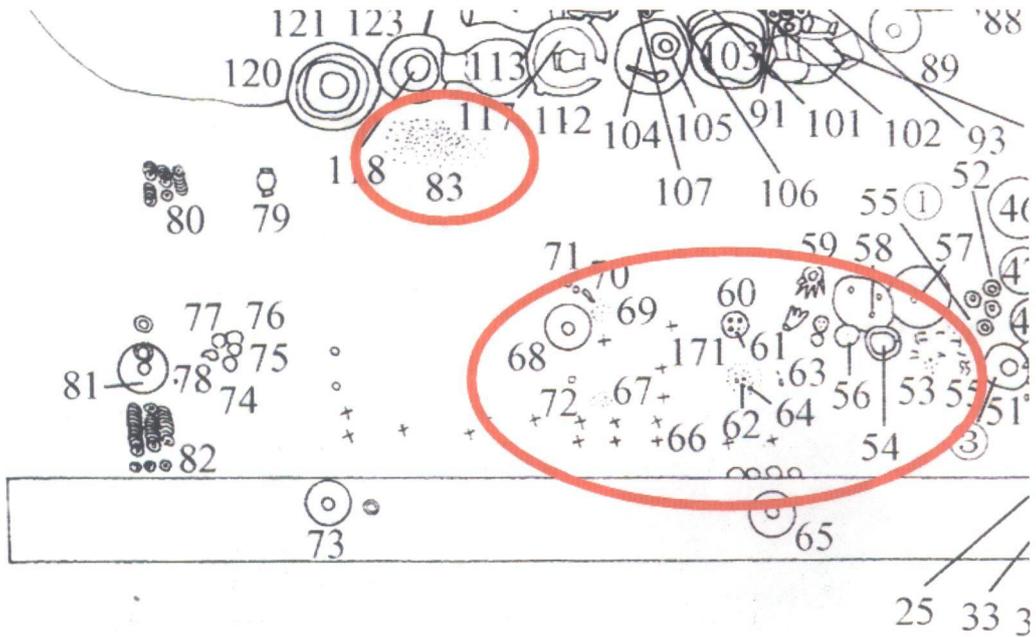


图 6-4 合浦风门岭 M26 出土的串饰及其平面分布

合浦母猪岭 M4 是西汉晚期的竖穴单人木椁墓，墓主为女性的可能性较大（银印印文：黄营）。棺头置玉璧，颈部为琉璃珠串饰，质地丰富的一批串珠集中发现在手部。年代与母猪岭 M4 相同的母猪岭 M5，棺中出土铁销，可基本判定墓主为男性。玛瑙串饰出土在铁销附近，为其装饰物；而棺头和棺上部(?)出土了大量琉璃串珠。母猪岭 M1 置于棺西南的两件朽烂漆盒里，塞满了琉璃串珠，这或许是上述对财富贮藏判断的一个佐证。^[14]（图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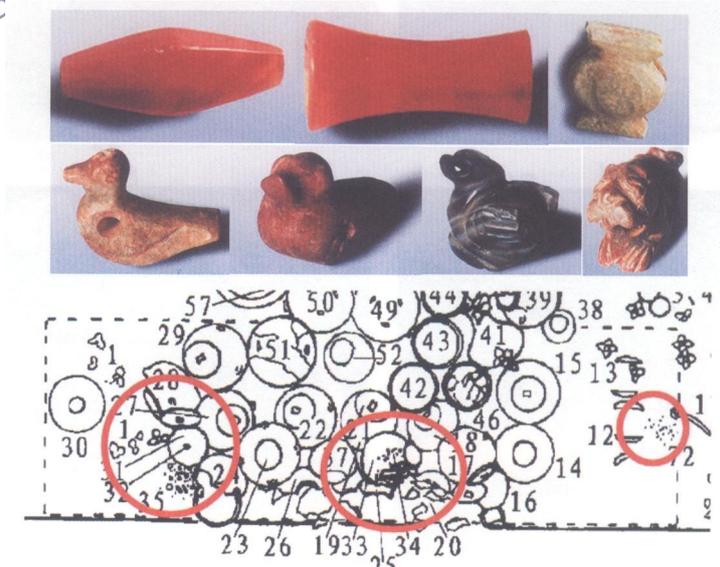


图 6-5 合浦母猪岭 M4 出土的串饰及其平面分布

东汉时期，合浦汉墓受中原墓葬形式结构的波及，土坑竖穴木椁墓骤减，转为大部分用砖体构建多室墓葬，男女也由同坟异穴转为同穴而葬。

如 1986 年发掘的风门岭 M10 汉墓，属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墓室部分由前室和两个后室组成，从墓葬结构来看应为夫妇合葬墓，但该墓只是西后室葬一人，东后室改为放置随葬器具的贮藏室。墓主头部朝向墓门，西后室的棺内除使用九窍玉敛具外，大部分为串饰：颈项部位有南水晶、玛瑙珠、金球组成的串饰，左手部位见有成串的琥珀串珠。可见是一套项饰和手串，尤以项饰华丽异常。^[15]（图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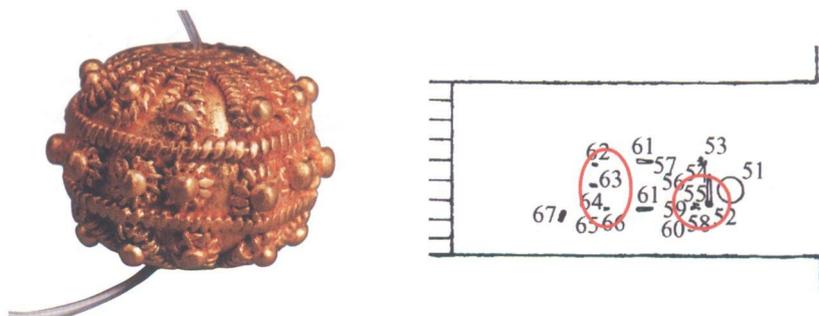


图 6-6 合浦风门岭 M10 出土的串饰及其平面分布

九只岭 M5 也是一座保存完好的东汉早期墓葬，同椁双棺合葬，出土的印章表明男性墓主是黄昌。随葬品显示北棺为黄昌、南棺为其妻，两棺棺头皆悬玉璧，头向墓门。女性颈部佩戴琉璃串饰、耳戴金耳珥、手戴玛瑙水晶串饰；男性只是在身旁的铁剑上装饰琉璃串珠。另外，在男性棺头段集中放有琉璃串珠，其性质与前文所述相同。^[16]

合浦望牛岭西汉晚期木椁墓的墓主可能与九真郡守家族有关。该墓为单人竖穴木椁墓，另加南耳室、北耳室，规模宏大。棺室位于椁室中后部，棺内各类质地串饰皆位于铁剑附近，是为剑饰品。棺外有两处明显的串饰集中放置区。^[17]（图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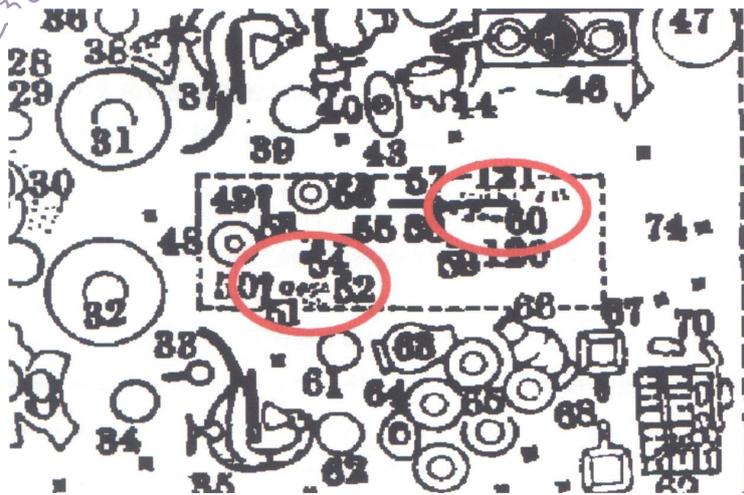


图 6-7 合浦望牛岭西汉墓出土串饰的平面分布

九只岭 M6a 是一座东汉中期夫妇合葬墓，随葬品显示北棺为男性墓主、南棺为其妻。男性棺头有璧，铁剑上依然有串饰装饰；女性耳部发现玛瑙耳珰，颈部有琉璃项饰，手部为金串饰。男女棺间也有集中放置的琉璃串饰。九只岭 M6b 可能为前者的附葬墓，出土品表示墓主是位女性，其胸部位置出土有散乱的料珠玛瑙串饰。^[18]

合浦母猪岭黄氏家族墓群有一座保存较为完好的东汉晚期砖室墓 M6（黄良墓），为夫妇合葬墓，男棺偏东、女棺偏西，串饰集中在女性身侧。如手部的多种质地串珠、胸部的琉璃串珠，在女性棺脚端也有集中放置的琉璃珠。^[19]（图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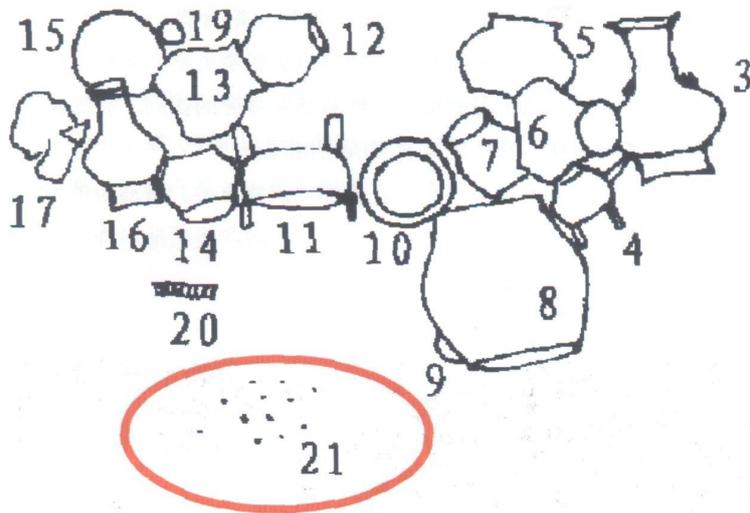


图 6-8 合浦母猪岭东汉墓出土串饰的平面分布

第二炮竹厂 M14a 是属于东汉晚期的中小型墓葬，墓室棺内位于墓主的左右手两侧各见有玻璃串饰、银串饰，为手串。^[20]

另在合浦三国（吴）如罗屋村 M6、晋墓如 M5a 中都曾发现有琉璃珠，由于部分被盗，发现位置皆在前室与棺室之间，虽并非原位置，但大体不外乎为身体装饰或是集中贮藏随葬的可能最大。